



童年·河川·橋

◎蕭新煌

聽許許多多在鄉村長大的中年朋友回憶兒時，一定免不了總會提到他們的童年生活與家鄉，廟宇和小河的點點滴滴。廟是人文景觀，河是自然景觀。可見，在台灣這麼一個海外華人社會裡，廟口和河畔的生活場景佔據了不少台灣人的集體記憶。我雖是在台北長大的人，但每當回想童年在苗埔和崁頂的生活，王爺土地公廟旁那條無名小河和河上的鐵道橋，仍然會清楚浮現在腦海裡。



<我心目中的一座橋>

讀完四十一篇進入決選的各組徵文之後，我發現即使是這一代比我更年輕的人，河川和河上的橋仍然在他們所編織的童年記憶裡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在河邊、橋頭、橋上他們似乎也都跟我一樣，留下抹不去的回憶，而且有趣的是，除了玩伴之外，雙親、祖父母和兄弟姊妹都曾是他們心中一座橋上的主角。在他們的記憶裡，橋不只是跨河連結兩個村子和聚落的交通要道，更是他們發展親情的社會情感場域，更是陪伴他們成長的最忠實老友和守護者。人長大了，離了鄉，但村鎮裡河上的橋卻儼然挺立在那裡，只是隨著歲月，橋凋落了老舊了。每次回鄉，再老的橋還是像老友似地在村頭前歡迎他們，這大概是這麼多篇文章裡最生動的刻劃。可是在這些回憶中卻也浮現出人歸橋已不在的感傷。更多的感觸是目睹溪河的污染、淤積，以及橋的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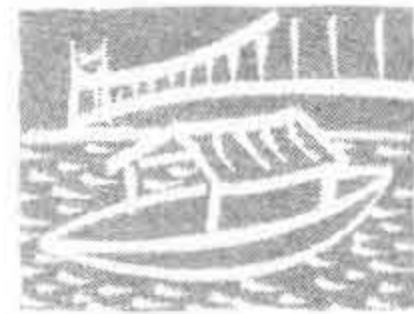


<我心目中的一座橋>

舊和風霜。從橋觀河，這些作者對河川污染更有另一層深刻的關懷：
……

我不知道現在的孩童，他們是不是也還有這份與小溪、河流和橋做伴的生活經驗。有朋友感嘆地說，這一代的孩子，連紮實的黃土地和綠草皮都難有機會接觸，更別說河畔的戲水了。至於和橋的關係，也至多是隨著川流而快速的汽車，在車窗往外看橋而已，他們和橋已失去了親身的接觸，城市孩子是如此，鄉下孩子恐怕也差不多。一旦和河疏離，自然也和橋斷了感情的交往。

如果橋和河川在許多青、壯、中年的台灣人集體記憶裡，曾與他們的成長共同度過珍貴而難忘的歲月，更豐富了他們的人生經驗，那麼我們實在不忍，也不應剝奪這一代孩童接近河和橋的權利。又如果



<我心目中的一座橋>

透過橋可以讓更多人去觀察河川的水質和關懷河川的生命，那麼，我們更要鼓勵現在的孩子去親近生活圈子裡的橋。做父母的、做老師的似乎應該多陪孩子，多帶學生走到附近的橋上，看看他們的上一代是如何在短短幾十年裡糟蹋了橋下的河川和河畔的兩岸空間；多陪孩子上橋，大人們也可以多想想該如何去拯救河川。

（作者為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